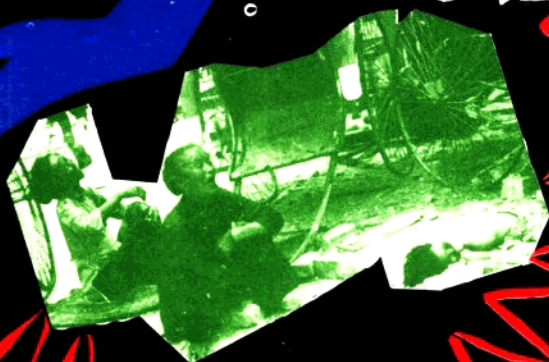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日〕田田宫英太郎
柯毅文、胡晓丁 译

乱世奸雄

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112
024
号151字(第) 996

乱世奸雄

〔日本〕田田宫英太郎 著
柯毅文 胡晓丁 译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21号

书名: 乱世奸雄

著者: [日] 田田宫英太郎著

译者: 柯毅文 胡晓丁译

出版者: 军事谊文出版社(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
乙一号)(邮编100011)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北京首都发行所

印刷者: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

版次: 1992年5月第1版

印次: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张: 7.75

字数: 174千字

印数: 1—5000册

书号: ISBN 7-80027-251-6/E·89

定价: 4.80元

(本社出版的图书, 因印装质量问题, 可退本社调换)

出 版 说 明

辻政信，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。好战成性，阴险奸诈，残暴专横，行踪诡秘。最后不知去向，落得个尸骨无存的可耻下场。许多人早知其名，只是不详其事。本书作者以翔实的资料，论证了他的一生。特译出，供读者参阅与鉴别。

前 言

就知名度而言，辻政信是超群的。陆军的东条英机、山下奉文、石原莞尔、海军的山本五十六、米内光政等都很有名，但都是职位很高的将军。而辻政信的军衔是大佐（相当上校），不过是一位高级参谋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当然不光是这一点。

如果在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，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大有不同。正因为这样，他存在的重要性才一直流传下来。大将也好，中將也罢，徒有虚名的人物为数不少。

尽管辻政信只是一名校官，可他在转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令人瞩目的。这一点，可以说，他的实际情况并不亚于上述著名将军。

然而，像他这种褒贬兼有的人物却是极其少有的。在去向不明已有25年的今天，此种情况仍未改变。有人说他是“来自地狱的使者”，而成了众矢之的，也有人称赞他是“作战之神”。还有妄加评论的，说他是“治世干才，乱世奸雄”。且不说这些议论对还是不对，真正要弄清楚的，还是辻政信的真面目。

1979年，在辻的故乡为他建立了“雄伟”的铜像。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人在逐年增加，评价也越来越陷入混乱。当此之际，我认为有必要把确实的证言和资料归纳起来。这就是我执笔的主要动机。

说起来，关于辻的传记已为数不少，至于就战场上的

辻，身为作战参谋的辻和下落不明的辻，所作的部分性的记述，就不胜枚举了。另外还有带主观性的辻自己的著作也有18部之多。这些都作为传说构成了辻政信的形象。如何对这些传说作出说明，使之接近实际情况，我为此而煞费苦心。

我最不以为足的是战争的爆发与辻政信究竟有何关系。这种看法也许是评价辻所欠缺的。然而，中日战争、诺门坎事件、太平洋战争等，对连续挑起和发生这种赌日本命运的战争表示极大关注的，却是辻政信。而在此之前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以至“二·二六”事件，都与他有着内在的关联。

林銑十郎、植田谦吉、杉山元、东条英机等这些军事首脑如何以主角在发号司令，但撇开这些上层人物，真正扮演黑手角色的，主要还是校级幕僚，而这些黑手之一就是辻政信。

尤其是在诺门坎事件和太平洋战争中，他确实是挑起战争的原动力。随着对战争内幕的追究，证明他确实充当了军国主义和好战分子的急先锋，而且无可辩驳地说明他是战争的挑动者。

在评论辻参谋时，不可忽视品性上的问题。他作为军人，非同一般，这是尽人皆知的。然而，其本性何在？毋宁说是其功利主义。这一点，从其言论中就能看得出来。

从幼年军校、陆军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，他都是优等生，由此而产生的自负心理也许是很大的。在那军国主义传统盛行的时代，功利主义是不言而喻的。再超越限度，就轻易成了贪图功名和权势的俘虏。

轻视人命，勇敢和暴虐不分，以司令官的名义发假电报，以大本营的名义伪造命令、独断专行。到头来，落得个逃亡敌国。像这样不同寻常的参谋还有第二个吗？

军国主义的急先锋，功利主义的俘虏，在这两者纵横交错的关系中，岂不是由他自己露出真面目来了么？！

现今的日本已被列入超级大国的行列。不沉的航空母舰、海上交通线、防卫费突破国民所得的1%，这都成了现今的课题。联想到当初的诺门坎事件，甚至使人看到了正加紧对苏备战的旧军部的阴影。

从这一意义出发，在诺门坎事件中辻参谋的举止尤其令人感兴趣。本书之所以把这方面作为重点之一进行描述，就有暗示当今情势的意思。

另外，第1章在《经济往来》（1977年1月），第12、21章在《现代之眼》（1977年10月、1982年4月）上分别发表过，其他均为新写的稿件。引用文的出处在文中已经注明。

在归纳本书时，蒙旧陆军中辻的前辈、同僚、部下和有关人员作了宝贵的谈话和证言，其数甚多，姓名就不一一列出，特在此致以深忱的谢意。

我还要对很快接受出版此书的美蓉书房上法快男社长表示感谢，同时对桐野克则编辑长致以谢意。

1986年8月 田田宫英太郎

目 录

前言	(1)
第 1 章 故乡的声音	(1)
第 2 章 士官学校的放火者	(7)
第 3 章 舞台转向关东军	(20)
第 4 章 吃苦头的军司令官	(29)
第 5 章 诺门坎的战死者	(39)
第 6 章 多灾多难的须藤联队长	(49)
第 7 章 战败责任者的搭档	(59)
第 8 章 准备对苏决战	(70)
第 9 章 纠纷不断的东亚联盟	(84)
第 10 章 主张开战的急先锋	(95)
第 11 章 马来亚作战之光和阴暗面	(105)
第 12 章 杀害华侨	(112)
第 13 章 巴丹半岛的伪造命令	(129)
第 14 章 指示攻克莫尔兹比港	(140)
第 15 章 盲目冒进的瓜岛作战	(146)
第 16 章 没有人承担战败的责任	(160)
第 17 章 打入重庆的演技	(171)
第 18 章 缅甸战线的无赖之徒	(180)
第 19 章 投降·逃亡·倾诉	(194)
第 20 章 免除战犯罪	(208)
第 21 章 为何潜入老挝	(219)

第1章 故乡的声音

现任参议院议员辻政信，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从羽田机场出发，那是1961年4月4日上午9点钟。他向参议院请假40天，为的是去东南亚进行考察。按预定日程，5月中旬就该回国，可是，却从此杳无音讯。

这件事由新闻作出报导是在当年的5月27日。概要如下：

“根根家人的要求，外务省指令驻当地使馆，调查谜一般的辻氏的行踪，可到26日为止的报告，仍然根本不知去向。由于辻氏出发前说过‘想进入老挝探明实情’，所以莫非卷入了动乱之中。安危令人担心。”（《产经新闻》）

其后，许多意测性的报导充斥了各家报纸的社会版面。可是，真相依然如谜一般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也有人认为辻曾有过富于惊险的“潜行三千里”的实绩，这次莫非又在演出“潜行”的故伎。

然而，从那以后，25年的岁月过去了。越南、老挝的战火已经平息。日中邦交已经恢复。辻不得不潜伏起来的理由和国际环境，哪里也找不到了。如果辻还活着，继续隐而不露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

我在北陆线的小松站下车，是1976年10月底。辻的最小弟弟政良在市里经营一家文具店，我被请到接待室。初次见面，彼此致意之后，话题才涉及到辻的生死。

“我看他还活着，如果死了，总会有所反应和灵感吧，可一点没有。哥哥看起来像是莽撞汉子，其实是很谨慎的。

肯定有所追求，决不会是毫无计划的行动。”

这话说得很自然，并不感到有任何故作坚强之处。作为至亲骨肉之情，有这种想法，或正在祈求，是很正常的，没有必要与之争辩。

确凿的死亡事实，眼下无从到手。

“他临走时只是说，打算5月下旬回国，老母就托附给你了。母亲是第二年1月30日在山中町今立故里去世的，终年90岁。可在两三个月前还这么说，‘那孩子对我实在不孝，打入伍以来，就一直为他担心。战争失败，生死不明，那时的担心更是非同寻常。还以为他出席国会去了，却又下落不明，尽让人揪心！’哥哥也许按他自己的想法在拼命干，但母亲的话也是一片真情。”

政良战时是航空兵中尉，与哥哥在人品上似乎很不相同，只是长相一模一样。他诚实，不故作姿态，给人以好感。

“据说，上小学的时候，周围的人就鼓励他好好学习，做个伟人。当时的目标是要当上郡长。进入士官学校后，与亲友久门（有文，后为大佐）暑假时一起来家里，此人是航空兵的干才，哥哥说，‘你当陆军大臣，我当参谋总长。’彼此燃起了凌云之志。这是听母亲说的。立身处世的大志没有从他脑子里消失过，当上议员之后还经常说，‘国会议员并非只是拼命在选区内修路架桥，其使命在于从大处高处来如何治理国家，有时应该到海外去，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。’”

这就触及了辻政信的一个侧面。于是，我决定离开这里，到他故乡去看看。

他的家乡在石川县的南端，辻成长的那个时候，叫江沼郡东谷奥村大字今立，如今已与山中町合并。离北陆线的加

贺温泉站坐车大约需要30分钟，是平坦的柏油路，可直达今立部落。

沿动桥川溪流而行，到达今立，那是下午2时左右，部落里十分宁静。面向道路的拐弯处，在山边的角上，就是辻家的宅院。那是两层楼的住宅，根说是战后按辻的设计新盖的。

占地约150坪^①，一半盖房子，剩下的是空地。原来整个用地盖的是草茸的平房。在部落里算是最宽敞的，曾用来作过真宗^②的道场，还在这里代行佛事。父亲龟吉既以烧炭为业，又有极好的编织手艺。

从给子女起的名字，就能大致看出父亲的心思来。继承家业的长子叫弘，次子叫政信，三子叫理，四子叫政良。应该说命名都是有所考虑的。如果政信也死了，那么，四个兄弟现在就只有小弟政良一人了。

弘继承了烧炭的家业，理原是海军大尉。另外，长女叫春，次女起名良子。

这个部落的大部分人家都以烧炭为主，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村落。战后曾有100户人家，现在减到只有30户了，每年都有年轻人离开这里。

现在弘的长子是小学教员，住在附近的镇上，只是不时来家看望一下。

我向路过的一个老人打听，他有些耳聋，大着嗓门对我说：

“是说辻政信啦，那不是在越南当司令官，正在奋勇作

① 1坪=3.3平米

② 日本佛教的一派。

战么！”说话时显得很得意，自以为说的很明白。

从今立往南，翻越的山坡十分险峻，已作为“县民之林”划为旅游景区。修了高级公路，车往前行驶时，看到的景色极美，满山红叶辉映在眼前，令人眩目。种植的杉树和柏木非常之多。车子从郁郁葱葱的山林地带穿过，坐在车里不禁使人想到，辻政信野性的原动力原来出自这么个地方。

公路从连接福井县县界上的富士写岳(海拔942公尺)山脚下绕过，到达山中温泉。辻在两年间不管刮风下雨，都要去上学的高等小学，就在这温泉镇上。

金泽对于辻政信，可以说是第二故乡。辻在学完陆军士官学校预科两年的课程后，作为士官候补生分配属到金泽的步兵第7联队。在这里度过了6个月时光，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，毕业时是1924年。

他在继名古屋的幼年学校之后的士官学校里，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，得到了天皇恩赐的银表。这回作为见习士官担任第7联队的勤务，3个月后授与步兵少尉军衔，接着于1927年10月晋升中尉，第三年进入陆军大学，学习3年就离开了金泽。辻在陆大毕业是1931年，成绩排名第三。第一名是天野正一，第二名是岛村矩康。秩父宫享受特别待遇。

为了实地演习，陆大的学生也来过金泽，一行人住在十间町的浅田屋旅馆里，秩父宫和辻也参加在内。当时，他对来访的新闻记者扬言：“本来自己应居首位，就因为对手是皇子殿下。”

就算这是在说明自信的程度，但自己说与不说，却是了解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参考。何况如此大言不惭，就足以看出其内心确有这种念头。不容置疑，这无非是在作自我表现。

从辻表露出的性格，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。围绕陆大毕业的排名，早就露出了苗头。

1931年11月，辻获得御赐的军刀从陆大毕业，愉快地回到了金泽的原来部队。其后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次“上海事变”。最先下达动员令的是第9师团，第2中队长辻中尉和第7联队一起踊跃出动。

派往上海的陆军部队，从2月20日起开始总攻，其中就有辻中尉参加。这对辻来说虽然是初次上阵，可他确实是在英勇奋战。

上海停战协定签订是1932年5月5日，日中两军同时撤出上海。第9师团回到金泽，已经是进入6月份以后了。辻中尉由师团选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。

从陆海军参战部队中选出军官12人，在东京九段会馆的偕行社和全国各地。从6月27日起的5天内，向军队和教育界方面的人作讲演。

6月21日的《北国新闻》用三行标题加照片，报导了这一决定。特将其内容摘抄如下：

从第9师团管辖下选出作实战讲演的步兵第7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辻政信中尉，在第7联队总攻江湾镇时，作为军人的楷模，被誉为阵中之花，其英勇奋战之表现，实属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。

辻中尉在江湾镇第一次总攻中左脚中弹，却不肯撤下阵地，在阵中作了处理，仍然奋不顾身地跛足指挥中队进行第二次、第三次总攻……（中略）

在进入大场镇之前，他带伤奋战，挥舞御赐军刀，率先冲入敌阵。在几次战斗中，其英勇和胆量使“鬼中队长”的名声完全得以发挥，获得第6旅

团长原宏行发给的感谢状。

这次的实战讲演，辻中尉将介绍当时英勇作战的实况，相信许多事会使听众为之心惊肉跳，深受感动。

辻在“上海事变”中的英勇表现，传说不少，当时担任大队副官的田边新之中尉（后为大佐）有如下一段回忆：

这是江湾镇附近发生的事。当部队与辻中队长一起向前推进时，在相距50米处突然遭到十九路军的射击。部队立即卧倒，可辻中队长却不失时机地站了起来，发出命令。3个小队一起站起来，排成阅兵式的正规队形，然后再根据命令采取疏散队形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，指挥命令就会联络不上，从而有碍于下一步作战行动。

这是日俄战争中的经验教训，辻只是把它应用于实地。但不可否认，其中有特有的灵活性。

作为第一线中队长，其巧妙的指挥才能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。这不是自我吹嘘，而是目击者的赞赏，是很可信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作为“上海事变”的功绩，辻获得了金鸕勋章功五级。要了解辻政信的情况，当然有必要明确这个时期作为模范军官的表现。

辻中尉1932年6月回国，紧接着9月就去参谋本部工作，配属在第一科。作为青年军官的辻，就这样结束了金泽时代。但前后也有9年之久。说金泽是辻政信的第二故乡，是因为有这样一段情由。

第2章 士官学校的放火者

1932年9月，辻中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科（主管编制、动员），科长是东条英机大佐。俩人在这里开始相识。第二年1933年8月晋升大尉，接着于12月，正式任命为参谋本部人员，转调到第一部第三科（主管要塞）。脱离部队勤务到参谋本部工作，对辻来说，真象是脾肉复生，不胜感叹。

1934年8月1日，他被任命为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员队中队长。这是陆军士官学校副校长东条少将提拔的。陆军大学佩带军刀的参谋军官进入陆军士官学校，这种人事调动是没有前例的，更何况是拒绝派往驻俄国使馆而作的调动。

说起来，培训学员的中队长的工作，由部队经验丰富的陆士出身的少佐级军官承担，要比头脑灵活的陆大出身的人更为合适。所以这种人事安排是不恰当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种种议论。

议论之一就是9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（1935年12月由三笠宫创立）的澄宫崇仁殿下的教育问题。对此极为重视的，据说就是辻政信，因为澄宫配属在他担任中队长的第1中队。那么，辻是如何锤炼澄宫的呢？这从剑道（术）教学就可见一斑。

“看起来是打脸，却乘机去打手，这种模仿并不好。从殿下来说，应舍小计而以王道为业。”辻这样提醒澄宫。

何谓“王道”？何谓“小计”？正因为这是有关胜负的

事，所以应该弄个明白。

另一件事是因为受“五·一五”事件等的影响，陆士学员思想上产生了动摇。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动摇？学校当局十分苦恼。这时，辻居然拍着胸脯说：“如果是咱家的话……”

就这样，辻在众人关注下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。当然，辻自己似乎也抱有某种希望。3个月后，士官学校终于出现了大骚乱，这被称作“士官学校事件”，也称作“十一月事件”。

在陆军士官学校，有志于国家革新的学员不绝于后。辻拜访了陆大的村中孝次大尉（步兵第26联队副官）、矶部浅一——等主计（野炮第1联队），接受了启蒙思想。学员的领导者是第2中队的武藤与一候补生。

曾在第1中队的佐藤胜郎候补生，不断接受武藤的劝诱，佐藤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中队长辻。辻指示佐藤：为了把他们从错误的思想中拯救出来，应该亲自参加到组织当中去。在辻看来，真是“奇货可居”，心里肯定很高兴。

1934年1月23日，荒木贞夫陆相借口有病辞职，其后由林銑一郎大将继任。如果说前者是皇道派的核心人物，那么后者就是统制派的同路人。两派势力从此展开了角逐。

同年3月，人事有了变更，起用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。根据林的布局，要改正荒木露骨的派系人事。以永田为中心的统制派幕僚集团已经组成。东条英机、工藤义雄、土桥勇逸、武藤章、影佐祯昭、池田纯久、田中清等都是成员，目的在于为了国防而改革国家。但非法的军事政变被排斥在外。

当年10月1日，由陆军省新闻班发表的小册子《国防的

本义和其强化主张》，就是这个集团的研究成果。小册子开头就指出：“战斗是创造之父，文化之母。”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在鼓吹军国主义的好战思想。

受北一辉所著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影响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和幕僚，尽管同样主张国家改革，但在思想和方法上却有所不同。

另一方面，在永田等统制派幕僚影响下的尉级军官，也组成了年轻人的研究会，由陆士31期生的片仓衷少佐担任座长，成员有真田穰一郎、河越重定、坂间训一、中山源夫、永井八津次、岛村炬康、久门有文、西浦进、服部卓四郎、荒尾兴功、堀场一雄、加藤道雄、辻政信等。第一次聚会是在1933年11月7日，第二年1月5日，拿出了方案，名为“处理发生非常政治事变的对策要纲”，很快交给了上司。这是一个反革命计划，其方针为：

一、鉴于目前世态，当发生非常政治事变时，军部应以此为契机，为改善国内事态，以坚定的决心来贯彻此目的。

二、军部应坚持其统制，即使作为革新的原动力，也不可投入事变的旋涡之中。

军部自身不卷入事变的旋涡之中，目的在于“图谋组成所希望的后续内阁，通过内阁断然实行革新。”

从这些年轻的中坚幕僚的活动背景来看，令人感到辻破例进入士官学校，其中带有谜一般的色彩，人们甚至怀疑所谓澄官的教育问题，也是一件掩盖这个谜的隐身衣。

这种情况，皇道派并不是没有察觉。构成皇道派大敌的是永田和东条的搭档。把东条安插在士官学校，用心叵测。

何况担任本科科长、干事，校长之职的是皇道派的巨头